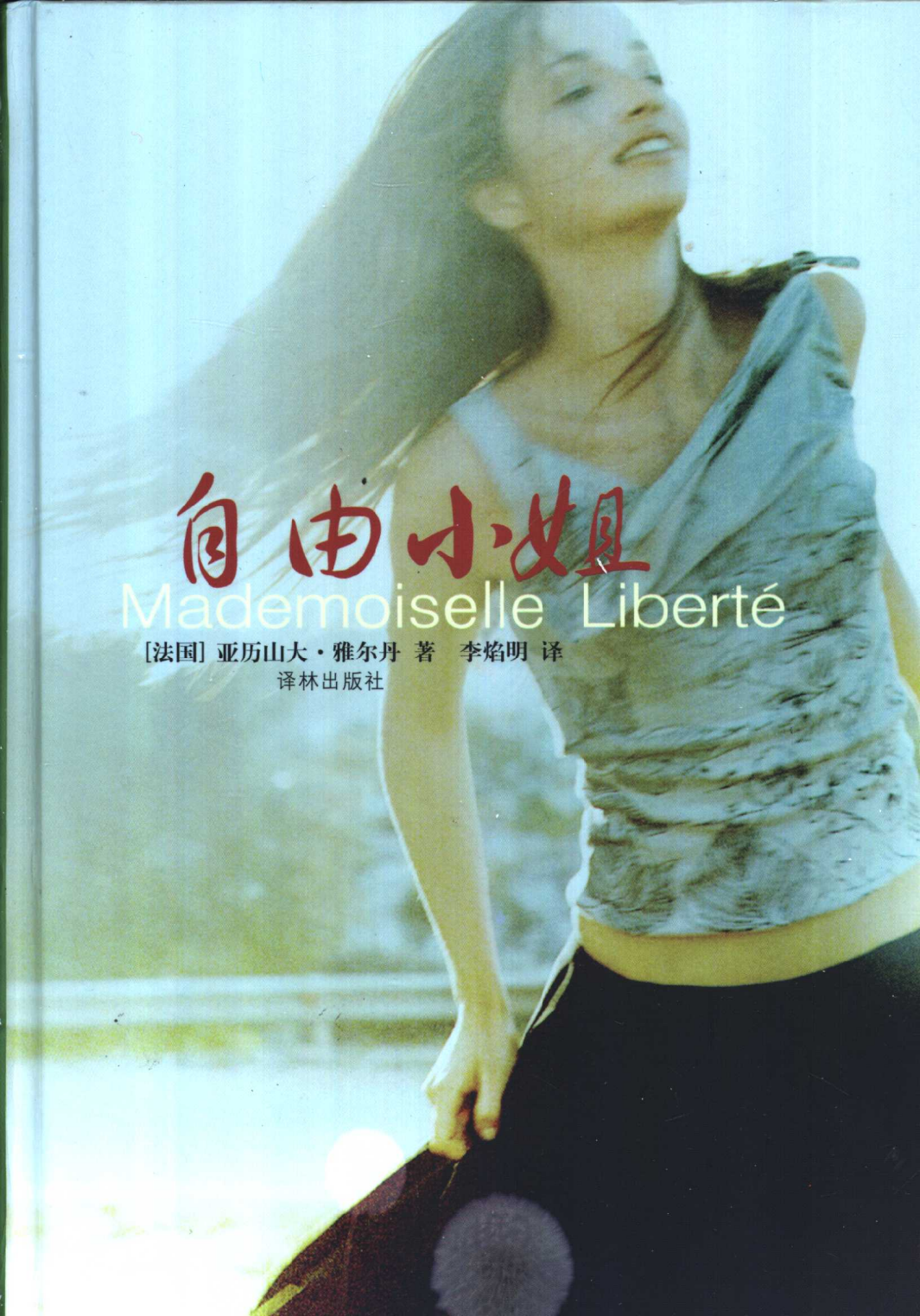




自由小姐

Mademoiselle Liberté

[法国] 亚历山大·雅尔丹 著 李焰明 译

译林出版社



自由小姐

[法国] 亚历山大·雅尔丹 著 李焰明 译

MADemoiselle LIBERTÉ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小姐／(法)雅尔丹(Jardin, A.)著;李焰明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6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Mademoiselle Liberté

ISBN 7-80657-572-3

I. 自... II. ①雅...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97 号

Copyright © 2001 by Edition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3-130号

书 名	自由小姐
作 者	[法国]亚历山大·雅尔丹
译 者	李焰明
责任编辑	许冬平
原文出版	Edition Gallimard,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4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72-3/I·501
定 价	(精装本)13.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译 序

法国当代作家亚历山大·雅尔丹在中国尚很陌生，不过，凡是看过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由他亲自编导的脍炙人口的电影《芳芳》的人，都会对他那别具一格的另类爱情故事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由法国甜美可人的女星苏菲·玛索主演、1993年戛纳电影节最受欢迎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年轻人因惧怕婚姻、想永远保持恋爱最初怦然心动那一刻而逃避感情，刻意挣扎和克制，不敢与心爱的女人发生肉体关系。随着这部小说被译成25国文字，畅销百万册，雅尔丹的名字也从法国走向了世界。其实早在80年代，雅尔丹就在法国家喻户晓，他的《放开胆子》和《荒诞爱情》分别荣获1986年法国处女作大奖和1988年的法国女评委文学大奖。

雅尔丹是法国当代文坛的实力派作家，其小说有如此广泛的影响，相信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译过他的最新作品《自由小姐》之后，我却发现，事情很不简单：雅尔丹的作品属于畅销文学，但是，其畅销的缘由，却在于其不落俗套。不落俗套而能畅销，这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至少在中国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家可以从这部小说中

汲取创作灵感，中国读者亦可以从中有意想不到的艺术感受。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题材，爱情作品之优劣，感受之区别，通常在于如何描写爱。以往的爱情小说通常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卢梭所创立的浪漫主义传统，主要特征是注重主人公“我”的心理描写或感受。“我”的感受可以是梦幻中的，非现实的，但是“我”的身份、性格、气质、举止、品德等等是受无形的同一性束缚的。换句话说，“我”可以在爱情上胡思乱想，但是“我”绝对应该是一个身心正常的人，否则就不可理喻，这是浪漫主义的界限；其二，与浪漫主义偏重心理描写相反，又有以性爱代替情爱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类作品因为追求逼真，总免不了描述激动的肉体，甚至模糊了爱情与色情之间的界限。当然，也有许多作品是既写心理又写动作的，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第三类，而应视其主要特征归属于上述中的一类。

《自由小姐》不落以上俗套，是它畅销的一个主要原因：它的故事情节相当简单，中学校长贺拉斯和夫人朱丽叶都已经人到中年，彼此激情不比当年，但爱还存留着。与此相当正常的一个结果是，“自由小姐”——贺拉斯先生的学生自由“乘虚而入”——婚外情——这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死亡地带，因为作家极容易落入感情描写的俗套。《自由小姐》却没有落入这样的习惯陷阱，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写出在习惯情理之外若隐若现的陌生感受外，别无捷径，而这是相当困难的。

译 序

在雅尔丹笔下,主人公贺拉斯先生和自由小姐的爱情心理和动作都是分裂的。这里所谓“分裂”,不仅指爱情在世俗情感想像能力和习惯之外,而且指它延缓和搁置了正常爱情实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说描写了一种像是异域的、不可能的爱情:延异之爱——它看似荒诞却并非荒诞,以往的浪漫主义绝少从这方面挖掘爱情的可能性。

“延异”(différance)是借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创造的概念,它的效果绝对是文学的:就爱而言,我们实现不了设想好了的爱情观念,它总被无限期地推迟,并从中滋生躲在暗处的千姿百态。明处的婚姻总是乏味的重复,暗地的激情才是爱的真正舞台。这样的“暗”又是写作与阅读时由偷窥而来的快感。

小说开篇就说,越“长期牢固”的婚姻越易碎,因为它不过是两个已经没有激情的肉体定期程序化的勉强相互安抚,只需喝一杯啤酒的功夫就成了。而这样的肉体相交,无异于不合法的私通。这正是虚伪婚姻的基础,潜伏着强烈精神创伤之隐患。主人公贺拉斯先生的妻子朱丽叶像绝大多数妻子一样绝没有错,尽管她已经激情不再,但基督教家庭的修养使她下意识地认为,应该以满足丈夫的快乐为己任,她也因此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一种爱情习惯。这习惯迫使人一生只有一个爱情故事。与此相反,贺拉斯先生的故事多多。他认为人生精彩之处在于越轨或失去常态,于是走马灯似地变换职业,其口头禅是:人的道德义务是“满足说不出口的需要”。为

此，他不惜在大众舞会上亲吻70岁且奇丑无比的老太太，权当一次善举。而且，他也不亏待自己，以征服或品尝不同类型少女为乐事。为了极力扩张这些超越的体验，贺拉斯甚至勾引那些他自认为似乎绝对应该属于他的女人，如教育部长的妻子。

改邪归正也算贺拉斯的极限体验之一。他尝过以上种种之后，找了一个正派护士成家，有了中学校长这样体面的职业。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胆小、死板、冷淡、尊重无能者、一系列应做得万无一失的琐事，总之平庸而虚伪。贺拉斯在与朱丽叶过了多年婚姻生活后，终于无法忍受：妻子性爱单调毫无灵感，就像其说话和生活一样，全是老一套。

就在贺拉斯愈感瞧不起自己时，第三者，他的学生自由出现了。小说中她始终就像个影子，与贺拉斯纠缠不清。她写给贺拉斯表示爱情的匿名信，在效果上就是偷窥他的家庭生活，因为事实上她也是他孩子的家庭教师，默默的目光一览无余。但这并不表明自由道德低下，她的“精致爱情”观只是要偷窥到贺拉斯快乐，她只是警告其妻朱丽叶保持给贺拉斯幸福的能力，否则，从乏味的爱情中抢走她丈夫的行为就是合理的。与诚实的自由小姐相反，小说对朱丽叶持批评态度（这也是对一般妻子的批评）：无论当妻子的多么精明能干，只要她把婚姻当成占有，头脑就是简单平庸的。实际上，她与丈夫做爱并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保持占有，维护结婚证书和婚礼的荣誉。

译序

贺拉斯并不像多数丈夫那样欺骗妻子或胆怯，而是直说：“我们之间的生活缺少激情，而我渴望得到它。”自由小姐与他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她的完美爱情就是追求快乐本身：精致的、贪得无厌的爱。比如她喜欢六只手给她按摩，喜欢冒险，喝加微量香奈尔5号香水、带甜味的烧酒，崇拜离奇的癖好。她生就为快乐活着，顷刻间就可轻而易举地把庸俗之辈眼中的痛苦变成快活之事。她不稀罕思想之乐，崇尚动作之乐！但绝非猥亵之徒的下流想法。那是怎样的动作啊——凡是能直接产生效果的东西自由小姐都感兴趣，且节奏要快。她不想多活，因为那得眼看自己衰老，而她绝不容忍自己一秒钟的俗套或平庸。对自由小姐而言，凡真爱情都必须直接产生效果，标准是怦然心动：在庸俗爱情之上的奢侈之爱、增补之爱。这也得益于她父亲拜伦先生让她从小阅读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这三类骗子的“谎言”，他认为，正是这“谎言”而不是男人把女孩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诚实的自由小姐喜欢一切不公开出场的活动，暗中的快乐：除了写来自偷窥的匿名信，她还偷一大堆衣服试穿，再洗干净还给人家，且不忘送上一束花表示谢意；她趁主人不在撬开房门住些日子，并强迫自己要翻窗而入。注意，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快乐，而是冒险或担惊受怕中的快乐，从而更加刺激——真真切切产生直接效果的东西，自由小姐从中享受到了她所理解的完美。所有这些，都是她实现完美爱情的躁动，一些练习。

以下这些高难度“动作”，上演了自由小姐的精致爱情：

第一幕：贺拉斯校长在给她班上课前的内心独白（这时，他还不知道匿名信是她写的）——享乐的生活其实是难的，它是爱情的冒险，不断满足多余的渴望。这话欣然变成课堂上对少男少女的教诲。18岁的自由比他的校长更加大胆，为了更好地回答校长提出的男女自由交往中的障碍问题，她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假设自己爱着校长先生（而贺拉斯校长在尴尬的同时，心底里也滋生出几分快意。这是意淫，满足多余的渴望，又称延异或不能实现之爱。于是，他听到了直接效果：脚下教室的地板吱吱作响）。令人震惊的是，自由小姐紧接着的“动作”难度更大，她不动声色地对她的校长说：“昨晚，我在床上一边想您一边手淫，直到性高潮，真是棒极了！”（几乎昏倒的校长恍惚听到教室地板在呻吟。）这是动作性的话语效果。她的快乐冒险十分彻底，她拥抱缺失而真实的爱并隔离了世俗之爱，而众人只是本能地维持后一种关系。

自由小姐不要占有而要玩味她的梦境情人，享受与情人不在一起的快乐。在写给朱丽叶的信中坦言婚姻中的“丑行”是那些本能地抵制性高潮的一切——卧床看书，不可！床是用来做爱的；卧室门没足够厚，结果交欢时因怕孩子听见而不能尽兴喊叫；相应的“高难动作”则是：要有意想不到的放肆的东西，比如只要喜欢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爱，放开胆量说下流话，不受清规戒律的限制。

第二幕：延异之爱示例：从头再来。通常初恋的表白是笨

译 序

拙的,但也无奈。自由小姐却有办法,她以类似倒录音带的方式控制时间,一再重排她与贺拉斯的初爱场景,重复而不重样,好的总是下一次(就像她说的:“如果一个人满脑子都是过去的事,那他一定不可爱。”)——光是开门的情景就重复了五次;她光脚敲门,只为了好玩;热辣表白;暗示;伴着震耳欲聋的音响;敲门声成为贺拉斯正在钢琴上键出的一个美妙音符……她与他得一次次创造新意,因为在自由小姐看来情人间的每次会面都应该是第一次。由于“高难动作”越来越大,完美之爱也就一次次推迟,但快活恰在这推迟之中——她不想让情人一下子就满足她的性要求,延异这种满足才更能激发她被对方征服的欲望,缺失之爱却正是体验爱的本身,这使她能时刻保持扩散着的爱的欲望以至狂热,而拥抱爱的身体可能既不持久也不旺盛。

第三幕,贺拉斯的更完美创意:他邀请自由小姐的影子与自己影子跳舞,方法是在客厅里用灯光把两人影子映在白床单上。又是偷窥与偷着乐!他与她的真实被隐藏起来,相识的是自己的影子,那两个影子狂吻,脱光衣服,台下的他与她的身体之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越轨,爱的分裂,其感受比真实更放荡,因为它是一种不可能的放荡:在他们所能及的感情之外行走,真正的不落俗套。

第四幕,就当什么都未曾发生,再创一个前所未有:两人在偷来的房间里裸体共进早餐,一边承受房主人随时可能回来的恐惧,一面体验控制时间后的快感——他们就好像在进

晚餐,因为拉上窗帘,早10点就成了晚8点。晚餐后贺拉斯先生表演了如何凭话语的诡计使自由小姐一分钟内被引诱的游戏,而她意犹未尽,执意把一分钟的对话回放一遍,剔除其中乏味的句子,使调情更具情调。

第五幕,惊心动魄:两人设计并实施了一丝不挂以200公里时速逆行开车在高速路上,当两人松开方向盘在车里最后一次做爱时,小汽车飞上了天……

第六幕,一秒钟的间歇无聊也不可容忍:在贺拉斯大难不死浑身石膏躺在医院时,自由小姐要与他过一天最坏的日子,设计一次毫无爱情可言的约会,几番演练,最佳效果是在她表白爱情之后,他只回应一声激不起任何感受、漫不经心的“哦”,一个“无”。

谢幕,“无”之登场:自由小姐惟一重复的话是“精致的爱情,否则宁可无”。“无”是精致爱情的反面,真正的从头再来。这里的“无”可有各种含义:对方不可能知晓的单相思、无聊或无所事事等等,总之是面对“没有意义”,一个虚无。在这“无”中自由小姐暗中演绎了自己惊心动魄的死亡,快乐的死亡。她专与单相思和无聊作对:填饱这个“无”,从无意义中寻觅精彩,使空洞的举止不再无聊,而使其由未曾尝试的事件、预料之外的活动、静止的热情之类共同组成,其才华令人赞叹。恰恰因为面对“无”,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展想像力,玩味不能拥有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的感觉,享受没有希望的等待(这与中国古代相思离别诗的境界又有所不同,因为后者通常的

译序

情趣是感叹)，自由小姐放弃没有实现可能的关系是为了创立另一种关系，沉醉于千百种绝不可能实施的温情中，悬隔一切在明处被世俗之爱展示的东西——节制成功、克制冲动、不显魅力和个性。

但是，拒绝实现目的的欲望滋生出另类存在才能，不在一切公开场合露面的举止亦可能更疯狂，偷偷进行的活动却是更真实的活动，就像是满足我们好奇心的偷窥。在自由小姐这里，偷窥绝非下流。她在与贺拉斯保持距离的同时不择手段地在其不知道的情况下捕捉他一天中生活的细节并模仿之，以与他同时做同样的事情，尽享“无”的体验。这也是极限体验，因为未曾有人品尝而更加亮丽。“无”与“精致爱情”的区别仅在于情人是否面对面，两者同样可以达到完美。事到如今，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打败她，她不用依赖任何人，只凭自己的念头便可获得一切，她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小姐。

作家雅尔丹究竟可以创造多少爱情趣事呢？无限。再提供一个：自由小姐与中学校长贺拉斯先生用望远镜相互窥视，而彼此都不知，偷窥者同时被别人偷窥。而当两人知道实情时，彼此的新感受却是，他们的距离更近了，两个没有真实体验的影子重新相聚了：一种纯粹的享乐创造了新的体验和幸福。

关于雅尔丹的作品，读者和评论家们的见解很不一致。在各国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纷纷叫好的同时，评论家却有

些不屑一顾。为什么呢？翻翻雅尔丹的其他作品，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自从他从事写作以来，题材几乎没有变化，都是关于爱情的。而且，大都是男主人公不惜一切手段，满足女主人公的浪漫心理，这是雅尔丹的作品特别受女读者喜欢的一个原因。但是，在处理具体情节时，雅尔丹不时暴露出有些雷同的倾向，这又是评论家们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原因。就这个意义而言，雅尔丹是一个类型小说家。而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决定告别旧类型，改写新题材了。

我却认为，评论家与读者相比，永远处于次要地位。一本小说，不是一本学问书，读者只要作者给他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可否认的是，雅尔丹不但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而且新意迭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却告诉我们，描写快乐的事并不容易，也许比写痛苦更为困难。雅尔丹的写作诀窍就在于，他瞄准了一点，就是他不断地开拓快活的源泉。他撇开了人们在通常目光下的爱情，从那里引申出去，像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探究男女之间最琐碎，甚至最“无聊”的细节，而那些是从来少有人注意过的。在读他的作品之前，我们不知道，或者从来没有从那些角度想到爱情原来还是可以这样描写的。

自由小姐说，她只是相信一切有直接效果的东西。从阅读角度看，什么是直接的效果呢？以往我们在谈到文学时，总是认为它的功能是教育人，启迪人的心灵。我却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误区。文学的首要功能是娱乐，其次

译 序

才是思想。思想只是一个副产品。所谓娱乐,就是让人心动,一个最直接的效果。怎么才能使读者心动呢?作者要有花样翻新的念头,不时地让这些念头走岔路,就像蒙田在他的随笔中谈到的,让思想无所事事,处于休眠状态,同时心灵却倒海翻江、幻觉丛生,不管那些念头有多么奇怪和陌生,这是文学创作的真谛。雅尔丹这样做了,所以他获得了成功。

李焰明

2003年8月于北京

骚动

1

牢固的婚姻往往容易破碎。不过三天，两封纯真无邪的信就要将朱丽叶和贺拉斯这对情侣拆散。真是悲哀透顶了！可这两个性情温厚的人还以为这种倒霉事不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即使雷先生和雷太太已不再是每晚激情澎湃，性生活还是认真、规律的。每周六晚，这对恪守时间的夫妇都少不了狂欢一番，还规定每次必换一种姿势。朱丽叶出身于一个基督家庭，她认为女人应当使丈夫得到真正的快乐。当然，他们的爱情也遇到过挫折，但两人都认为他们的夫妻生活是美满的。他们一直视对方为最爱。在克莱蒙费朗^①，他俩被当做楷模。他们默契地享受着有规律的幸福，似乎以此便可抵御四十岁的骚动。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现在来看看实际情况如何。事实是令人震惊的，当然也是不可思议的。人一辈子常常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可贺拉斯·德·雷的人生却是个故事集，一部

^① 法国多姆山省和奥弗涅地区首府。

描写放荡生活的精选集，一个堆满禁书的书架。

无节制是这个没有真实感、行为放纵的男人一贯奉行的准则。在遇到朱丽叶之前，贺拉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精力旺盛，喜欢冒险，只有像杂技演员那样走在钢丝绳上时才会安分些。对命运的安排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他，总能轻而易举为自己摆脱困境；对别人给他的各种尊称，他漠然置之。他干过不少职业，虽然时间都不长，但非同寻常：为已故歌星当代理人，使他们的名字列入畅销唱片排行榜；当过议员，但从不过问政事；曾做过墨西哥的偶像派歌手；还写过畅销书，文思如泉涌；替人写稿，且态度极好；他还凭一时兴致接管过报社社长的职务；在贝克-海鲁安修道院做过几天修士；甚至当过某位美国总统夫人的小情人；如此等等。根据当日事件以及当周要闻的报道，贺拉斯当时不是负债累累就是外债堆积。他总是这样：发了一笔财就大肆挥霍，最终穷愁潦倒。他是个急性子，恨不能用四条腿走路。他精力旺盛，做起事来又难免出错，他为此倒颇得意。爬坡令他兴奋不已。狼吞虎咽地吃炸土豆条；一支接一支地吸雪茄或大口地喝圣水，这不仅使他感到开心，也为报纸提供了娱乐新闻，因为描绘他的都是些令人瞠目的字眼。这个危险分子于是不断变本加厉，向前冲，不让自己摔倒。他的名字与他很相配：贺拉斯·德·雷，没错，他应该姓雷。

因此，无节制似乎成为贺拉斯的信条。他无所顾忌地花钱，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节俭对他而言意味着减缓赤字增

长的速度。在餐馆,尤其当他惊讶于手头宽松时,邀请邻桌的人吃饭——或者想方设法利用公共厕所女管理员的好意献殷勤,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在大众舞会上用嘴和舌头亲吻奇丑无比、陶醉其中的七十岁老太婆,他觉得这是个善举,尽道德义务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神圣的职业。或者,出于某种莫名的冲动,他帮助过一个不知名的流浪汉,仅仅因为这个酒精中毒者找他帮忙,而不是找别人。

那时候,贺拉斯·德·雷迷失在不完美的爱情中,它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时间一久自然就消失了。他从心里憎恨平庸的生活。他常常闭门睡觉,拒绝与众人来往。他的晚间记事本上列着那些最终被他征服的少女的名字,其中有只爱他钱财的身价极高的纯情少女,有假装害羞的淫妇,有为展示某个动作而来、富于魅力、性感的性冷淡者,还有一大群上相但看不清模样,转眼就被遗忘的情人。女人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匆匆而过,他都来不及切实地感受一下她们的肌肤。雷先生玩弄各种女人。他蔑视爱情,却又从中受益多多。

后来,有一天,由于未能如愿成就一番事业,生活奢侈而倾家荡产,加上不可理喻的慷慨,贺拉斯陷入困境中,他想了个荒谬的解脱之计:撞车。车祸使他三个月没做蠢事。他躺在铁床上,浑身裹着石膏,这时他做出了一项决定,这决定太出乎意料了,不像是他所为:必须立即终止荒诞的行为。永别了!墨西哥马队,不正经的陪客女!永别了!诡计多端的谎言,空头支票巡查队!